

第七章 鄉村建設運動與教育

目錄

- 一、鄉建運動與教育之結合……………一——四
- 二、爲教育所破壞的鄉村仍須由教育來建設……………五——二一
- 三、教育在鄉村建設中所負擔的責任……………一一——一八
- 四、對鄉建運動事實上的考察……………一九——二八

第七章
鄉村建設運動與教育

鄉村建設運動與教育

一 鄉建運動與教育之結合

現在的鄉村建設運動，大半都以教育運動爲中心。推厥原因，不外（一）目前中國農村衰落，事業不振，直接間接，俱受已往教育失敗的影響，爲教育所破壞的農村，仍須由教育來建設；（二）現在主持社會改造運動的人士，大半都是在野的富於社會改造思想的智識份子，他們既與現政治無關，所以無法運用政治的權力，採取多少革命的手段，單刀直入地衝進農民隊伍中，來剷除破壞農村的種種外來的惡勢力，並誘發農民走上自動的積極建設之途

，因此惟一可能的路徑，便只有從教育入手之一法；(三)現時努力鄉村建設工作的人，大半都是教育家，即使退一步說，也是對於教育發生了深厚興趣的智識份子，事實上亦惟有教育家才最熱心於社會運動。他們感到已往教育的失敗，遂竭力轉到一條新的途徑上去，如定縣鄒平徐公橋曉莊，都是從教育出發，想做到增加生產，改良社會組織，完成自治的目的。

上述第二種原因，最近已有些不同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自行了『縣政建設實驗計劃』之後，已取得政治上的聯絡。從前鄉建研究院所能實驗的，僅為『鄉村建設』，縣政府不過協同研究院共為『鄉村建設』之事，其他與普通縣政府多無一致；到了『縣政建設實驗』期，縣政府本身亦成爲一個實驗機關；雖然『鄉村建設』和『縣政建設』之根本意義或並無十分不同，然由此所謂『鄉村建設』之事，更得運用政治之便，種種鄉村事業亦得明白地看作爲縣政工作之一部份；所以起初或者須從教育經濟方面入手來推動政

治，至此便可言『政教合一』以進行一切。所謂『政教合一』，所謂『社會本位的教育』我們從梁漱溟先生的『鄉學須知』中，可以看出『政』『教』兩者結合的程度，『鄉學須知』第三條：『本縣整個行政系統悉已教育機關化，應知以教育力量代行行政力量。……本實驗計劃既集中力量於推進社會，則自縣政府以次悉為社會改進機關，社會改進即是教育，不過此教育機關化的縣行政系統，愈到下級（如村學）愈成為教育機關，愈到上級（如縣政府）愈不能不帶行政性質而已。愈到下級即愈近社會而直接民衆，愈應多用教育功夫而不用行政手段。』

定縣的平教會，最近亦成爲『縣政建設實驗縣』之一；且於二十二年雙十節正式成立『河北縣政建設研究院』；這雖然是平教會受政府所委託的，但定縣實驗研究的意義多少和以前的總有些差異。據晏陽初先生說，『他們絕不想和政府設施的縣政建設相混』，可是二者目的相同，關係又這樣的密切

，平教會同人正可運用這種現成的政治權力，努力從定縣實驗中開出一張推行全國而無阻的具體方案來。

但是這種鄉村建設運動的『政教合一』，只是某種程度上的結合，我們知道，第一在鄉建工作中，雖取得縣政實驗權，但中央的一切政治法令仍須顧到，不能任意放手做去；第二主持鄉建運動的人，雖接受了政治上的委託，然爲保持其超然的學者態度起見，在一切建設設施上，仍將運動重心放在教育上，因此他們在工作進行中，雖然得到了一些從前沒有的便利，然而這些便利並不是絕對的，並且這種『政教合一』的現象，是後起的，牠在許多鄉建運動中只占小部份，所以我們暫且不把它放在話下，現在我們來看一看第一和第三兩種原因，即教育在中國已往的農村破壞及將來的鄉村建設上應擔負什麼樣的一種責任？又現在熱心於社會改造運動的教育家對於鄉村教育抱一種什麼樣的見解和希望？

一一 爲教育所破壞的鄉村仍須由教育來建設

過去中國教育的失敗，已成爲無可掩飾的事實。刻板式的學年制及班級制，既不顧社會的實際要求，又不願受教育者之生活環境和個別需要，他們總是一齊進一齊出，一齊開始一齊畢業；農村子弟，個性不同，家境不同，原有的程度不同，將來的志願不同，現有的求學時間及機會也當然不同。然而辦學校的人，總是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辦理。因此，農村子弟，大半沒有求學機會，即使有勉強上學的人，也以學校種種設施，都不便於他們日常生活，而得不到順遂進步，充分發展，這是農村人材不能長進的主要原因，農村人材不長進，農村事業如何有轉機？

現在的學校教育，原是爲特殊階級的官僚子弟而設的，牠和農民子弟很少發生關係，所以學校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農田耕作的方法應當如何改良

，農村社會的生活應當如何改進的實際問題。農村子弟，要求稍爲高一點的教育，就得往都市去，進了都市之後，久而久之，他們遂沾染了都市生活的習慣，他們的言行舉止衣冠禮貌以及一般生活習慣，全都都市化了。而且他們所受的教育越高，在都會的時間越久，離開農村，離開他們的家庭生活越遠。他們往往厭惡農村，厭惡農民，並且厭惡家庭，厭惡他們的父母，於是視回農村爲畏途。結果，農村的優秀分子，逐漸向都市中跑，形成農村人材的缺乏。現在農村衰落，事業不振，這是一個主要原因。中國原是以農立國的，農村崩潰，就是民族前途絕大的危機。教育原是推進社會的一種動力，而今反成爲一種反社會需要的設施，豈不可歎！

往日科舉時代的教育，目的是造就『士』，那班專制君主的政策便是養『士』。結果是，一個人只要讀了書，就不事生產，而要仰食於人；現在專制和科舉推翻了，但從學校畢業出來的人，依舊還是一班『食於人』而不能『食

人」的人，而且他所畢業的學校愈高，他所「食於人」的胃口愈大。這種教育，實在只可以說是吃人的教育。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是吃人的人，這些吃人的人，繼續不斷的由吃人的教育孕育出來，這於社會民族是多麼危險的事呀！

梁漱溟陶知行諸先生，感覺到這種情形，爲要從改善農村中挽救中華民族的出路，於是大聲急呼，喊出了「中國今後的教育，非着重農村建設和發展不可」，「鄉村建設應與教育打成一片」的口號；爲要澈底剷除這種亡國滅種的教育，於是大聲急呼：「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它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裏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住屋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農民子弟變成書獃子。它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它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須把馬勒住，另找生路！」他們呼出「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的

口號，他們主張「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法，並指出「教育是應生活之要求而來。依人民生活的要求運用教育的力量去幫助他解決總不會錯，知道這一點，那末，從自衛入手也可。從做工入手也可，從種田入手也可，從吃飯入手也可，從生兒子入手也可，甚至於從掃地抹桌子入手都無不可」。無論是梁漱溟先生的「鄉學」「鄉農學校」，或是陶知行先生的「工學團」「藝友制」，又或是晏陽初先生的「四大教育」「三種活動」，他們的動機或許稍有出入，但他們對農村教育的見解却是一致的。他們同是對於已往教育的失敗中所引起的一種反動，想努力從鄉村教育運動裏面達到改造社會建設農村挽救中華民族的最後目的。

這種利用教育力量而圖達到改造建設農村的新興的鄉村教育運動，與一些的民衆教育運動，有其特殊之點。他們有的是從農民運動轉變來的，有的雖自始即從教育入手，可是後來仍然走上社會運動農民運動的途徑上。我們

且舉梁漱溟及陶知行兩氏的言論來做代表，梁氏在其鄉農學校及其意義中，有這樣的一段話：『據我在廣東看見的農民協會和農團軍，名爲國民黨的組織而實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南北各省後來都有這種工作，在某一點上說是與我們相同的 就是要農民自覺，有組織而發生力量，解決他們自身的問題。但從另一點上看是不相同的。他們以農民運動是在鄉村社會裏首先作一種分化的工夫，使鄉村社會成爲分離對抗的形式。……我們則着鄉村的內部，雖然不是全沒有問題，然而鄉村外面的問題更嚴重；……所以我們現在必須看鄉村是一個整個的東西。……我們要求整個鄉村社會的改善與進步。……近幾年來從教育界的覺悟發生了一個新的風氣，就是鄉村教育運動與民衆教育運動。現在南北各地都很盛行，政府當局也很提倡。……這種運動與我們頗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積極建設鄉村，改善農民生活。但在另一方面看也可說不相同。他們比較的缺乏一根本的注意——要求農民自覺有組織發

生力量而解決自身問題的注意；不免枝枝節節的幫忙農民，給他一點好處，尤其是政府所提倡的農民教育館之類不免如此。可以說恰好我們與革命工作中的農民運動相同的一點，就是一般辦鄉村教育辦民衆教育所缺乏的一點；我們與鄉村民衆教育所同的一點，恰好也就是革命工作中的農民運動所缺乏的一點。他們都各站兩極端，而我們居中間兼而有之。梁先生又說：「日本之農業教育設施，其優點絕不後於丹麥，而目前之所成就者則遠不逮。論者指爲注意農學而忽於農民之過，其故可思矣」。〔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陶知行先生，在談到他的工學團運動時，有下面的一段話：「在以前曉莊運動時代，是以鄉村小學改造鄉村，學校和鄉村還是兩橛的東西，學校是做了一個中心，彷彿是改造鄉村的主動機關。現在工學團運動，是更澈底的做到，『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那是更進一步，把社會和學校兩件事完全打成一片了。這是說整個的社會便是學校，沒有這個是那個的中心，那個是

這個的中心的說法。……簡單的說：農村改造工作，由鄉村教育去挑動它，但不能代農民去幹，是要培養農民自己去幹，培養小孩自己去幹」。(引自中國今日之農村運動第七篇第三章)從以上的文字中，我們不難窺見他們對於鄉村教育所抱的態度的一斑。

三 教育在鄉村建設中所擔負的責任

從事鄉村建設運動者，爲要使他們的工作不至於落空，不至於流爲慈善事業，不至於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所以不得不把教育與鄉村建設打成一片，不得不用教育的力量去挑動鄉村的改造工作，即是說，要用教育的力量，把建設的智識，能力，乃至於建設的精神，灌輸給農民，而建設事業才能永久，才能真正上軌道，而達到從事鄉村工作的最後目的，換句話說，能夠使農民自動的起來自謀農村的建設。

那麼怎樣的利用教育的作用纔能夠使農民自動的起來自謀農村的建設呢？我們歸納各方面的意見，可分做兩點來說明：

第一、推動社會的進化，不外乎兩種力量：一是他力，一是自力。以建設農村爲例，『以政府或銀行家，慈善家（如基督教會之農村事業）之力，扶植農村，救濟農村，使農村復興起來，如此之農村復興，謂之由於他力，他力可以有，但不宜用之太過。用之太過，則其結果對於農村，勢必至於一推一動，再推再動，不推不動。他力所能到的地方，農村許會一時有些新事業，如農民館電影場、合作社之設置等。但他們都是無本之花，無源之泉，外力一去，統可以歸於烏有的。何況目前中國，政府和銀行家，慈善家，統沒這大力量，足夠救濟全國敗壞程度已經很深的農村。單靠農人自身的力量復興農村，依我們看，也是不行。如果能行，則中國農村早已有了解法，無待今日再講復興農村了。農村人民自身是有力量的。但一則在本質上，它的

力量太散；二則在作用上，它的力量太亂。散則力量不歸一致；亂則力量之用不得正常的方向，因此農人自身雖有力量，仍未足以救濟農村。使農村復興，農村復興：必須農人自身有力量，但這力量必需：一是不散，歸於一致；二是不亂，有正常的方向。把農人自身原有餘力量加以組織使它不散。並加指導，使它不亂，以事農村建設，農村改造。這種功夫，須待教育來做；大家也可以說，做這功夫的便算是教育。我們相信，單靠他力不能復興農村，單靠自力不能復興農村。惟有以他力引發自力，以教育引發農人自身原有的力量，使它一致地用諸正常方面，纔能復興農村』（楊效春中國農村復興與教育改造）。

這是說，鄉村建設，須以他力引發自力，纔能永久，纔能有生氣，以教育引發農人自身原有的力量，使它一致地用諸正常方面，走上復興農村的途徑，這是鄉村教育的最大作用，也是鄉村教育的最高目的。關於這一點，梁

漱溟先生發揮得很詳盡，他說：「現在所急的，是如何遵着這原則以培起鄉村經濟力量，鄉村政治力量；這培起鄉村力量的功夫，謂之鄉村建設。——鄉村建設之所求，就在培起鄉村力量，更無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資；而作用顯現要在組織。凡所以啓發知能，增植物資，促進組織者，都是我們要作的。然力量非可由外鑠，鄉村建設之事，雖政府可以作，社會團體可以作，必皆以本地人自作爲依歸。」（鄉村建設是什麼）

怎樣用教育的力量來組織鄉村呢？梁先生在他的鄉農學校中，首先把鄉村建設運動中重要份子分做二種人，他說：『鄉農學校卽是以此小範圍鄉村社會而組成的，同時鄉農學校所作的工夫，還卽以此鄉村社會作對象。鄉農學校的組織份子，就是此全村社會的人。我們的目的是要化社會爲學校；可稱之曰「社會學校化」。在此簡單組織中，我們已看見此鄉農學校的構成成分，有三種人：一是鄉村領袖，二是成年農民。此二種人卽此鄉村社會的重要

成分，故先從他們入手，使他們在此形式下名義下聯合起來，造成一種共同向上的關係。……第三種人就是鄉村運動者，如果沒有鄉村運動者，就不能發生向上的作用與進步的意義。鄉村運動者於此可算一新的成分。……他是代表一個新意思新運動而來的。這三項人在這樣的名義形式關係上（校長校董教員學生）能聯成一氣，就可以發生作用，就可以讓鄉村社會活起來」。

（鄉農學校的辦法及其意義）

這三種人要想緊密的聯成一氣，使鄉村社會活起來，就少不了要用組織和推動的功夫。梁先生說：「在這裏可以看出來我們鄉農學校的用意；我們要幹的什麼？我們可以用八個字總結起來，就是「推動（或促進）社會，組織鄉村」。……中國的全社會，此刻是陷於矛盾擾亂之中；再就基本的鄉村社會說，又是入於沉滯不動枯窘就死的地步。所以不是摧殘進步妨礙進步的，便是疲頑不進的。此時非認明白一合適方向抱定往前作，不能甯息紛亂

；非作推動功夫領導功夫，將必不能進步。但要作推進領導的功夫，又必須先加點組織，使他有自覺，然後方好着手。因為我們是推動他進步，而不是替代他進步。所以要在使鄉村人有點自覺有點組織，彷彿成爲有生命的一點萌芽，這才是社會進步的根本條件。如何組織呢？如剛才所說鄉農學校的組織便是。然即此簡單的組織，又非加推引功夫不能成功。可以說「非組不能推；非推不能組」。「推進社會，組織鄉村」，兩句話是循環的。更要知道：有一點組織，就有一點力量，亦就能有一點進步；有一點進步，更增一點力量，亦就更促組織之發展。愈有組織愈有進步；愈有進步愈有組織。最有組織的社會，就是理想中最進步的社會。這兩面亦是循環的；並且是一件事」。

。（同前引）

第二、農村運動，須打入真正的農村羣衆的底層；立下穩固不拔的基礎，方不致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在鄉農學校中，其範圍雖包括整個的鄉村民

衆，但鄉農學校的目標則着重在鄉村成人教育，因為我們要把鄉村建設工作放在鄉村民衆自身的力量上，所以不得不以代表鄉村建設中心的青年農民爲主。梁先生說：『我們要知道教育是建設的基礎，同時，教育也就是造成建設力量的原動力。我們在鄉村辦教育，開設學校，可以說我們的教育目標，是多注重在成人教育。換句話說，我們是注重青年的農民教育。因為青年農民是代表鄉村建設的中心分子，我們教育他們，訓練他們，組織他們，而後從有教育，有訓練，有組織的農民分子裏邊所生出來的教育效果，才能真正代表鄉村的建設力量，有了他們的力量，不但建設事業有基礎，同時要謀建設事業，是輕而易舉，事半功倍的。這點實在是從事鄉村工作者所不能忽視而應加以遵守的原則。』（由鄉村建設以復興民族案）

總之，要使建設事業有基礎，必須培植那些代表農村的青年，激發農村建設的主力，質言之，就是要從農村努力培植出建設中心的青年農民份子，

關於這一點，黃炎培先生在『從六年半的徐公橋得到改進鄉村的小小經驗』中，有幾句極扼要的話：『我們踏進徐公橋，首先注意什麼呢？首先注意兩事：（一）用人，（二）用財。我們對這兩事，在十五年五月三日通過之試驗農村改進計劃中規定原則如下：甲，用人以就地取材爲原則。雖爲指導督勵起見，施充分之助力，總以試驗期間終了後，能以當地人才繼續舉辦爲度。乙，用費以就地籌款爲原則。雖在提倡時略加助力，終以試驗期間終了後，能用當地經費繼續進行爲度，我們很早決定我們的工作性質。我們的立腳點是很分明的。徐公橋是徐公橋人的徐公橋，我們站在客位上幫助他們建設成功。我們是客卿，是劇場的票友，說明在先，若干時期以後，交還他們自辦的。萬不願意招了許多人材，花了許多錢財，辦得過於花團錦簇，超過地方上繼續維持的能力，使得極盛難繼。今日所以還能夠交地方接管，是我們很早注意的結果。』（見教育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二號）

四 對鄉建運動事實上的考察

我們從前節的分析，可得下面的兩點結論：

(一)用教育的『他力』，來激發農村的『自力』，使鄉村建設事業的基礎，立得穩固。

(二)用教育的能力，來培植鄉村建設的中心人物，使建設事業能相持永久，並具有生氣。

我們試根據上述原則，來進一步對於現在的鄉村建設運動，作一個事實上的考察：

農村建設之基本力量，應是整個全村民衆，決不是農村以外的某一部份人或農村以內的某一部份人可以代辦的。農村運動者，必須單刀直入地衝進農民隊去，以他力引發自力，以教育的力量誘發農人自身原有的力量，這種

運動的能否成功，應視他能誘發農民至若何程度。農村中能够起來自覺地去幹的份子有多少以爲斷。

農村運動必使之爲一種全體農民的建設運動，才能發生真正的力量：否則只顧到了推動或組織，而忘却了從建設事業上誘發農民的自信和自動力，結果只是運動農民而非改造農村；又或只是推動農村中的小部份民衆，使他們跟你跑，但始終農村民衆對建設事業莫名其所以然。此種結果，不是流爲慈善事業，便成了一種鄉紳運動。

總之，不從建設事業上去推動組織農民，不從建設成績上去表現農民的自信心和能力，則農民自身原有的力量，將永不能表現。又忽視了運動之基本動力，將運動重心放在農村運動人士的肩膀上，結果不是包辦農村建設，便是一種施惠的慈善事業。這種錯誤的工作，除非智識份子有打鐵匠的妙手，把農村民衆自由地如法煅煉鎚打，製成他理想中的模型後再不改變。否則

他永遠是失望的。

現在各地的鄉村建設工作，都加上「實驗」「試驗」等名稱，顧名思義，所謂「實驗」「試驗」，其目的僅僅在於「驗」鄉村運動者的理想或技術；這就是視實驗目的的物的鄉村爲被動的受驗的，而視智識份子自己爲基本動力的一種見解。平教會在定縣的實驗工作，其目的不在形式和數量上求發展，所以晏陽初先生及其領導下的同志們並不願把定縣辦得如何的好，他們的最後目的並不在定縣，他們要於復興農村上，求出一套具有基礎性的方式或工具，可以推行全國而無阻，使全國各地用了這一套方式或工具，都得到革新，都蒙了救醫。定縣是平教會的試驗工具，平教會同人有其一定的理想及技術，他們不過借定縣實驗將存在腦中的理想開出成套的方式來，可以推行全國而無阻。我們對於平教會這種重心倒置的實驗辦法，不但不敢贊同，而且晏陽初先生等既不願拿具體的建設成績使人去摹仿，他們所開出來的醫方，即使如何

效驗，也不會使人相信的。因爲好的藥方，須首先醫好幾個病人給世人看，否則藥方儘管好的了不得，還是沒有人敢來相信來接受的。

其次，建設鄉村，應用教育的力量，從農民隊伍中培植出鄉村建設的中心人物來，並且要始終抱定就地取材就地籌款爲原則，如此，建設基礎方能穩固，建設事業方能持久，建設試驗期滿以後，當地人士方能繼續舉辦。如此，方不至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方不至流爲包辦或慈善事業，方不至花了許多超過地方能力以上的人力財力，一時辦得花團錦簇，使地方能力無法繼續維持，盛極難繼。

『平教會現在定縣的工作人員約計二百人左右，其中大學畢業國外留學者頗多；常年經費以前曾用至三十六萬元，現在減縮爲二十萬元；此項經費之來源，多半係庚款及美國煤油大王之捐款，由中外人合組之基金保管委員會管理之，所以平教會是經濟豐裕而基礎鞏固的一個機關。』（孔雪雄中國今

日之農村運動員四〇五）平教會這樣的優厚憑藉而且平教會同人又大半都具有沉毅高遠的精神，這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但是在這無產可破大家貧乏得一錢莫名的中國農村社會裏，何處來找如定縣一樣的金錢人材，去建設全國的一千九百幾十個縣份呢。因為平教會的憑藉太厚，人材太多，他們自然不需就地取財，更用不着從農民隊伍中去培植鄉村建設的基本人材，他們可以在每一年中耗許多的人力經濟，幹他們那花團錦簇的實驗工作。

總之，鄉村建設不能純由智識分子替農民包辦，更不是用青年會式的慈善事業做法可以成功的。建設鄉村，只有靠自己的力量，須用本地的人力財力，如果只是集合大批的外來人材，年耗巨款，這究竟是為建設呢？抑或是為同志的飯碗，就不能不令人發生懷疑了，甚望平教會同人，抱起餓肚子的精神，（事實上絕不至於此）自奉儉約，將晏先生沿門托鉢而來的金錢，大部份用在建設事業上，拿自己的成績來給世人看，豈不要比開藥方更好些嗎？

復次，教育在組織推進農村，和激發農村自力，培植農村中心建設人材，這幾方面，固是必要的，然而教育的能力，並不是絕對的。我以為農村改進工作，除了上面幾項外，必須採經濟中心主義，教育應努力為經濟建設服務，其他不必要的文化上那些空虛瑣屑事件，儘可全部暫時放棄。因為如果不從經濟建設努力，增加人民的生產，先解決了窮的問題，那些『除文盲』『作新民』簡直成了和老百姓開玩笑的口號。

我們並不是有意來否定『除文盲』等工作的重要性，不過我們認為增進文化，只有在民衆生計問題有了辦法之後，纔能辦到。農村運動當先注全力於農村經濟之改善工作；由此漸漸達到改善組織；增進文化的目的，並收得彼此相互推進之效。具體點說，許多比較空虛枝節的問題，現在不妨放棄若干，而多努力於農村經濟生活之改善。在消極方面，如計劃國民負擔之減輕，封建剝削之剷除；積極方面，如防災造林，各種合作事業及水利，耕地問題

之解決等等。此外如誘導農民使其自動地應用適宜的科學方法於農業上，計劃改善舊有的不合現狀的種種經營，則更爲重要。凡此皆爲現狀下之可以爲力者。

本來定縣鄒平曉莊等都是想從教育出發達到增加生產改良社會組織爲目的，這種辦法是否迂闊難以見效，我們暫不管它。但在大多數經了天災水患盜匪蹂躪穀賤傷農的亂離殘破救死不遑的農村裏已有的學校，大多因經費縮減，無法維持而停辦，至於新設的那更是絕無僅有。同時因爲農村經濟破產，升學的青年學子，年年減少，中途退學的人數，年年增多；普通教育尙且如此，農村還有何餘力以從事鄉教民教之發展，一般民衆更有何閒情逸致以享受教育。生產未發達，根本就無教育可言；經濟生活安定到如何程度。育才發展到如何程度；如此步步推進，成爲循環加速的文化演進作用；這種原動力，還是經濟而非教育。便是關於增加農業生產之技術改良的問題，

如果說是關於教育程度，還不如說是關於經濟條件爲確當。總之，我們主張把政治文化的一切組織和活動暫時都歸納到經濟活動的軌範中，而使之自然地收得政治文化所要求的目的。

再其次，小學教師要算是最普遍而與農民極其接近的人物了，就中國的經濟現況和農村運動者的立場來說，民衆教育應與小學教育打成一片，才爲合理，現在實行此種辦法的，有廣西的普及國民基礎教育計劃，至於鄒平的鄉農學校，陶知行先生的工學團運動等，都含有這種意義，不過廣西則以整個的政治力量做教育的後盾，他們積極的把民衆教育和小學教育打成一片，以教育的力量促成政治，經濟，文化之整個的社會建設工作。廣西的民團教育地方建設，年來已有相當的成績；近來又公佈「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五年計劃大綱」，期於五年之內普遍施行國民基礎教育於全省；並先成立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從二十三年二月開始試辦區工作，一年後開始推廣區

工作，至二十八年七月全省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完成，此種辦法，其根本用意，乃借義務教育及民衆教育的結合，指引全省青年各有所事，使學問與勞動合作；引導全省兒童及成年民衆協助政府造成鄉村建設運動及民族復興運動，使學問勞動與政府合作；而政府復以極大之決心運用政治力量和社會經濟力量以促其成。此種做法，不僅標本兼顧而無零雜偏隘之弊，而且有整個的政治經濟力量爲其前驅後援，當然比較容易收效，與其他地方局部的建設實驗工作相比，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以上所說各點，並不是個人的意見，大半是歸納各方面得的。末了，我們還有幾句話要說：鄉村建設運動：本來是一件極艱苦極困難的工作，即使他是一個如何富於經驗學識的社會運動家，一旦進入了實際工作中，往往會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和欲進不能欲退不可的障礙，而且現在的鄉建運動者，各人的立場不同，見解各異，根據現在的事實以評斷他們未來的實效

，未免責人太苛。但如果我們不是誠意爲鄉村建設而工作，那就無話可說，否則有了困難問題發生，正好公開提出來給大家討論，想一個解決的辦法，因爲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無法掩去他人的耳目。自己除了表示上面的幾點意見外，最後還要對鄉建運動諸先生的埋頭苦幹精神表示敬意。